珂雪齋近集

珂雪齋近集卷之六

公安 小脩 袁中道

前泛鳬記

天下之樂莫如舟中然舟之在大江也雖汪洋可觀而其驚怖亦自不少故樂少而苦多惟若練若帶之溪有澄湛之趣而無風濤之險乃舟居之最恬適者也予自萬曆已酉市一小樓船曰汎鳬取離騷汎汎若水中之鳬意也遂自沙頭發過郢渚九江抵秣陵當其波光皓淼遠山點綴四顧無際神閒意適或駕長風一刻百里或汎明月積雪照人曷嘗不快然石

尤不息淹滯無時中流風惡徘徊彳亍而不得泊時時有性命之憂則尤有大不適者蓋舟之樂常以苦妨故自庚戌以後二年沉晃幾爲剩物矣今春乃以舟從虎渡轉入三穴橋小河時四月矣兩岸楊柳森踈開牕臨水讀書作字凡三日過故松橪而還從來舟居之樂無逾此者豈非以有臨流之適而無風濤之足畏歟嗟呼予少年心浮志躁內多煩火家居目若枳而神若錮獨看山聽泉則沉痾頓消神氣拺徤可以度日故予非好山水也醫病也往族有老人每日至辰巳間不得酒則兩若炊灰四肢棹戰必得酒

乃已夫此老人之終身于酒也豈誠知漉巾荷裓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迫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水也亦若此老人矣然山行多勞不若舟居之逸而大江之險又不若小河之適爲較恬也予從此得計矣河雖小四季常流又直抵衡山從本邑斗湖堤陸行二十里至三穴橋即登舟兩岸多垂楊柳凡五十里而抵予生長之材有輞湖可泛湖邊人家多喬松茂竹去予先居一里許去予杜庄半里許湖周圍十餘里水光皓然而不深甚深者没侏儒景物可怡乃餘不厭從湖入河順流七十餘里至彰觀山下山勢雖坦

迤而深邃委曲喬松百萬間有怪石冬春之間水清澈見底大約如富春江上其西上三十餘里即爲澧州州遠近多佳山水若夾山洛浦俱爲禪林名勝而太清太浮爲神仙窟宅自非半年不能涉險與飽煙雲也東下得嘉山又一舍至洞庭湖岸得順風傍岸掛帆半日即入鼎州河夬息于德山山多篁竹清邃可愛西上即爲鼎州鼎州以上一日可抵桃花源一入青蓮世界無便出理不必以日月計也東下即爲走衡岳道岳予尚未游然太虛靈臺朱陵寶洞山經游紀所載尚恐不敢模寫萬一或待予而啓其秘也

予計定矣予志得矣吳越之舟居非不樂也而阻大江江上六千里非有大不得已事冒險何爲惟此千里綠溪實予怡情養壽之地必不羨夫乞鑑湖一曲者也有何所障而待乞也哉每歲如春游則二月寓郡灃三月四月游衡疑四月終即入玉泉避暑秋游則八月寓郡灃九月十月游衡疑冬則家居避寒樓舟二一敝者載糧食宿僕從一自居貯書畫及一二賓客鼓吹一部往來煙雲間二三十年足矣

泊夢溪記

津市新舟成將遊吳越值虎渡涸不得出予曰有朱

陵舊願可償也遂以癸丑初春四日發舟次于孟溪即予故里登岸步至珊瑚林入荷葉山老樹漸盡至先居苦錢湍地其左為嚶鳴館愚兄弟三人少年修業處廢沼荒臺日以零落省鄰居兩叔後拜于立墓今年覔數片碑石封識其間袁氏之與兩制科相承不滿二十年耳移居城市東徙西遷日不暇給何皇及先人鳥兆也哉時久不霽見午日烘原野間快甚復至孟溪登舟泛楊冶灣憇岸上高阜處長安穀丹兩村之樹封天蔽日日晡順流而還追憶十年前與諸叔縱飲此地一吸百盞如得霜鷹而今少飲即休

則少卅與時喧恬殊趣也比閒無山有水至夏秋間滿目皆水矣正欲于此處作一小亭會河邊人家有麥地欲易數鐶遂欣然成之葢予性癖好舟居此處多種楊柳維舟其下便是淸涼國也此地原名孟溪嘗是居人姓或曰夢溪記昔沈存中常夢至一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蓊鬱溪水繞其下晩居南徐得地于丹陽宛如夢中遂以夢名溪故所著有夢溪筆談予屢夢至一處有山莊院彌望皆水荷葉遮門此地卜築成宛如夢中矣則名爲夢溪亦可

再遊彰觀山記

舟次豐之關山步于山間草中間有怪石水邊石尤突兀有若浮梁者其上有飛泉下注四時不絕關上之上爲彰觀山兩山夾立萬松鱗次中有山路泉水出焉乍洪乍細可二里許山逾深諸峰若象兕蹲踞喬松十里遮蔽天日訊樵者云上有寧極觀時日已暮徘徊樹中語客曰有以也夫道書之四十四福地黃范二仙鍊丹處也山勢幽邃泉流注射宜爲幽人所棲托耳客曰今爲藩封塋壙塵涴青山矣予曰非屬藩封安得封天之樹爲青山介胄耶步出山口遇傴僕鵠立云登山覓不得而還予嘆曰甚矣僕之孱

也從我于山水間二十年矣豈有聞泉聲不遡其源而他徃者哉以後遇登山凡有泉處即循水而覔予踪跡可得也蓋此處有二山一爲關山關山之上乃爲彰觀山予昔遊時誤以關山爲彰觀矣登舟數里聞灘水聲舟師不知水道至灘不可上急登岸時已昏黑依岍行見一樵人予呼之其人急走意以予爲盜也後又一樵者至尾之予問曰此間有居民否樵者曰從此過河即宋家渡亦一聚落遂至渡口候舟

涉小洞庭記

洞庭之濱有小聚落曰麻河漁家數十戶櫛比時將

過湖舟人不熟湖路乃覓一舟二人爲導雨止成行穿小港中舟人云此青茅窖也凡湖中小曲曰窖十餘里過一赤湖舟人云此白頭湖也復從岡巒中穿一曲舟人云此撅子窖也又五六里舟人曰從此出口則爲馬頭湖及帽湖二湖相連可四十里今從小曲中出地名七星窖可不必游馬頭湖而直走帽湖予嘆曰若非熟舟人卽成七聖道矣出七星窖至帽湖白水封天可二十里走常德嶄所爲侯家港也此屬洞庭小曲至三四月則蕩然一埜予以其名不雅馴直呼之爲小洞庭焉洞庭觀水最爲雄奇然宇宙間

八百里一片軟嫩芳草翠綠嬌姹與水色相漾方知古人云洞庭芳草連天非虛語也

後沅皐記

僕少如徒犢子自經父兄之變百感橫集體日羸瘦今年始覺大有老態或長夜不瞑耳中日夕如轟雷雙手酸痛雙膝常畏寒夜作楚尤甚畧有酒慾即發血疾兩兄皆早世僕隱隱有深怖自念精血未耗之時猶不敢以進取爭衡造物況今疲然龍鍾已矣已矣從今絕意于仕宦之途矣少有才名或以止于一孝廉爲憾然同學諸人有才不減於予學力數倍于

予而以一諸生終者有矣僕所得已多亦復何憾孝廉粗有體面可支門戶早完公租不涉閒事可以不到公門半步州縣亦自敬重上擬不足下擬有餘亦可安心卒歲者也僕于中外骨肉由登第至盍棺皆親見之作宦之味亦歷知之矣大約以多欲求遂故不得不處于忙地而其實未常不厭忙也以厭忙故亦結想于閒地而其實又未能閒也有事厭事無事生事奔波一生即高明者率皆然耳僕次已覷破矣然此時又豈能閒偶與忙之地相左而與閒之境相近則且舍忙而取閒固其宜也不幸性躭煙水每見

清泉流水則怡詠終日故自戊申以後率常在舟于今六年矣一舟敝復治一舟凡居城市則炎炎如炙獨登舟即洒然居家讀書一字不入眼在舟中則沉酣研究極其變化或半年不作詩一入舟則詩思泉湧又冗緣謝而索求不擾境界遠而業習不偶皆舟中力也去年治一舟欲走吳越與錢受之諸公約必來聚首自臘月來多病不離藥餌新正始漸愈然種種老態不以年變直以月遷且大江之中風濤百端當此禁網嚴密之時自荆至吳舟税如織所之巾廂皆遭盤詰胥徒謾罵令人駭愕茲茲三千里長江一

片愁水耳知交中韻士即是貧士富人多非韻人僕賦性如此豈肯開口求人故作客居諸亦自不易况宿疾偶發數千里外何人看視以此東行之念漸止適所制舟又在邑之三橋虎渡水涸不得出江必由洞庭趨岳陽乃與江會不若且走湖內遂以正月四日至三橋登舟走澧浦水秀而狹無諸險難飲食日益沉疴漸愈至先人故里見襟帶江湖有數畝可以築臺御風穿池種荷因以數金易得當止息不遊之時維舟柳下最便先居去此一里稍稍修葺可以安住杜園去此數百步多松竹可以閒游左里許有珊

瑚庵右里許有浣花庵亦可暫息父兄俱亡獨兩叔髯年知愛相見即驩然永日有朋叟王吉人輩可以伴行僕有饘粥之田可取租四百餘石以其半贍城中妻孥以其半爲村中及舟中資糧歲有租銀近百金以十分之二付城中妻孥作蔬具以強半給予游玩度支又沙市有一宅社友蘇直指曾諾以直若得此再治田數百畝僕于窮人中亦足以豪矣支派既定但飯來張口有若神鴉何俟僕僕更求人乎春以一舟爲主一小舟爲伴載書史糗糧走澧州過小洞庭至德山游桃源登衡山秋以小舟走沮漳至玉泉

上高安夏冬則歸村圈或偶一至城市其中相近山水若九溪若華容皆可細徃僕之生計定于此矣將取古今舟居之人若張融張志和陶峴趙子固等外及釋子船子中峯輩作一煙波外史恨書少未能集全然亦粗有其概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非虛譚也過洞庭帽湖中白波千頃芳草連天與崔晦之偶道及因書而識之示不忘焉

再遊花源記

湘中有舟來言道上荒甚乃以衡遊俟之秋稔決于釣灣且歸適楊子文弱相期聚首江樓時景陵李長

叔工部亦以使事至閩牾閩遂共作桃源遊時癸丑二月之十二日也從江樓下三舟並發長叔舟中客爲沈仲敏文弱舟中客爲賀景明陳仲韜予舟中客爲崔晦之或能歌能弈能詩書是日過武山次延溪渡明日過桃源縣至緑蘿山下諸峰纍纍極爲瘦削至白馬雪濤處上有怪石登舟皆踞坐泊水溪與諸公步入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餘樹夾道如錦幄花藥藉地寸餘流泉汨汨遡源而上屢陟彌高石爲泉水嚙皆若靈壁將樂水忽從數丈下墜摯石鏗然有聲已至山實有亭丁坐泉從上落滙于小池其上

遂不可攀有老道人從石壁上復緣而下欲見其捷失足仆地衆皆咲其右爲大士閣未暇遊從石級下可數百武走桃花觀有桃川佳致四字勒石上爲劉禹錫題馳道亦整潔間有杉松邑人士江伯通張珂蒙諸公携酒宫中携得村伶一部佐酒予乃竊步馳道間至桃花下月色轉朗耀花香薰人藉地而坐頃之文弱亦至相顧大咲曰已較進八刻矣茵花啜茗歎咲移時諸客亦有至者乃登大士閣月下千山皆如煙霧夜已深尋故路出水溪長叔已先至舟意倦游不欲前遂分袂悽然有別意辰從鈔邏村中獨

文弱進發過澄溪望遂峰韻秀甚至仙蛇石石如鎖
鼎羅列水上森然壁立可畏間有磊砢水開者遂停
舟據之而坐登舟里許爲漁仙寺山溪秀遂竹林騎
羅茅屋數家內有淨石一小峰極可登眺過平疇至
寺寺內祠伏波將軍作健兒狀不知文淵韶秀如書
後有洞依以爲閣已圮然洞中石理甚蒼古苔紋蘚
碧以手拊之如玉其左側爲洞者三皆可坐四峰攢
立若筍其隙可登有小泉鳴草間峰形如旋螺每旋
輒有少許地屢折乃止皆可瞰江四周如錢甕中可
作一靜室共意峰頂必有異滑不可上披草棘旋覓

眞足處極力乃得至顛望諸山皆疊疊有廻波日巳晡尋故路歸舟萬山如蓮縈繞水光浩白月色皎潔乃共坐舟頭小飲夜卧酣適醒時日上舟窻矣起望穿石亭立水上若雲鬟高髻輿㒅不可遏既至若在軒轅鏡中坐也外若鐵墻壁峙遠山波流花簇妖冶動人自辰至午留連不忍去巳登舟近新湘溪山勢廻合不見去路溪山至此爭奇獻妍間有人家恨不與結鄰也過仙人巖不及上至水西巖巳暮其古色照人正與予所見高安鹿苑等泊舟巖下道人𠊓飲而至欲登其顛有難色文弱曰凡卓菴處必自有途

徑可至請先往予乃以布褁身令兩人曳之至顛見
山巒益飛舞度已暮不可久留循故路下已下仰視
㣲悸昔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
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予從此習勇矣至魚綱溪畔
石板上布席坐歃魚綱原名怡望中郎改今名豈聲
相似訛耶然魚綱政自佳是夜月如晝觸目皆山色
水聲相對皆開人覺身輕甚中夜予獨起卧沙石間
念吾兄中郎存時無以游屐相角昔年遊此未及陟
顛中郎舉以爲咲今已陟顛矣不知歸去後舉似與
何人也不覺淚下者久之夜中月色水聲清人肌骨

不戚寮曉念魚綱溪色淨綠不可名狀其中必有異乃放舟入溪溪口即有磊磊石壁㲃翠爛然老樹茂竹便娟媚人可二里許溪中石板若鋪茵可步大舟不可往乃覓小舟巖溪相依若戀戀不捨者至十餘曲後水石鬬出石爲水所齕若龜魚仰面昂首出沒水間灘聲雷轟霏珠濺雪小舟復不可往乃步石壁下溪水浸巉中斷復不可往則跣而過凡三四渡有灘浩浪掀舞相與濯足望前溪叢樹中有小亭漁人曰此龍角亭也下有龍湫急往叚示步息偶有鄉民陳姓者以鷄黍至感其意爲之俺訊溪所止則云兩

山相合中縈一帶可二百里許予曰此眞避秦處也恨無小舟不能窮其源耳相與步歸至舟日向午處理歸棹一瞬數十里去花源一牛鳴宿焉

遊靈巖記

遊花源後從甌溪入小河至蘇溪舍舟而陸遡小溪行即靈岩洞中所出泉也數息老樹下近巖數里見山峰波騰秀媚特甚至寺泉聲益厲予不暇入寺先之洞見洞中冷然石雲排當怒立即欣然一咲曰不虛此來矣洞縱可數百丈横可數十丈中有一溪淵深不可測其上常有雨點下滴若融雪響大都一洞

皆千年溜乳所成窮工極變色如陳雪佛大士及鐘
磬象兕花鳥之類以意模之皆得其彷彿正不必真
似也予乃屏息靜觀從遊者呼云急來看洞後石變
予曰徐之如啖佳珍須少咀嚼耳頂上時作稻畦文
其乳下注而中止者如懸挂衲衣摺理下垂巳杖而
上復過一竅即爲洞之後户見綠溪石理如洞庭湖
中軟浪疊砌而成石脂注于罅隙如乳雪旋螺上覆
忽若一鐘然取象可種種不獨鐘也其溪可以盆舟
入若蛇行過此一重關其中必有異予輩膽薄失此
靈境悲夫起坐洞後平地上小飲僧云新洞亦去此

不遠亖數年間偶崩出一石門往瞰之更大于此其石理亦相類特昏黑須火炬而入急令人縛炬數十各持杖往至洞口泉聲汩汩亦有一溪以炬前予等相尾而入有室有皇佛大士及象馬犀兕之屬種種呈態其流聲至深入益厲盖由此洞瞎入前洞也炬既而還洞口石搖搖欲墜殊可怖其右即爲桃花洞一洞皆水惟亂石錯立水上可步往其中有門水從門中出予曰桃花洞口名不虛也過此水竇即避秦人矣極力蛇行而入必得吾願乃去帽脫衣以手撓水上直趨竇中丈弱亦欲從嚇之諸公大呼曰毋往

毋往予曰何哉豈慮吾入而不復出耶吾年已四十餘頭顱種種視世味已如咀嚼若避秦人住此中樂不可支矣莫吾阻也聽之曰予欣動而厭靜今以一舟放浪江湖有何不樂一入其中爲避秦諸人留或强以儷妹相匹花源雖廣周廻不過數百里他年迷路不復得出有若桎鎖空自悔耳予曰避秦人皆仙伯也凡儷人居山中者去來自如別有路可至上界他方豈真同血肉凡軀可拘之一處者言已復走入去穴不數步而從人大呼曰有蛇有蛇予始大駭疾趨還恨靈仙之永隔悲弱志之不遂涕泗橫如而出

至寺晚食復步至前洞見石竇中一小碑上額篆唐朝奉題靈岩字有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花語餘書石者不悉記予謂靈岩山不足觀而其中包藏靈怪正如一樸茂人胷中含畧無窮麗藻耳獨寺中狼藉不堪住夜坐殿前小飲亦自成歡

遊太和記

萬曆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泠泠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草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菴觀櫛

比朱戶隱見至沖虛菴流泉細細溢于衢路上有檜一枝開黃花如金粟即山中亦僅此一株不見多也上仙關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粧砌其上爲玄岳門如一竇方囘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即走玉虛宮中道也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擠至廻龍觀見天柱諸峰若刻若縷歷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臺下十八盤石塀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廣

甚即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爲周行即走紫霄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即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岩瓊臺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即太上八僊羅公院諸處可抵瓊臺者予舊聞之中郎云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詘水殊可咲予拉道侶請先觀水爲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欵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滙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時而爲嶼石偶詘而水贏則紓徐而容與水偶詘而石贏則頽疊而吼

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静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虎爲象爲兕石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蕊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唄石之所避水而其巘上覆則水常含雲霰之氣而不勝泠然石之巘避水而其顛内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二十餘里抵玉虚巘巘若靑玉下覆樓閣流水繞之嘯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卽棟石而卧一日間行住食息皆對怪石爪齒綴足俱費乳

生平觀水石之變無暢于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
水稍疎得中瓊臺新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諸峰無
論巗巒之奇即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巗
棲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裘念一之夫餌芝凌
厉咽氣飱和永絕梯磴獨耦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
瓊臺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爲瓊臺峰若一髻前指即
所謂外朝峰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臺過外朝峰
從天柱後戸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峰皆如屏息拱
立髻盤鬟繞雲駛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爲七星三公
十丈萬丈等也記荆州圖經云峰首狀博山香爐亭

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峰
蓋後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副峰爲香爐云游侶
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
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
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
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居封而塡之鑄羽山之銅
爲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
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
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癯
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歸

于帝鄉似別有家學縣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宜乎疎天親地究歸玄根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爲拈出是日徙倚山上神醉煙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于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發清不穠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謁帝復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匆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峰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脩然

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楣卽棹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巖巖石若馱雲外覆爲循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爲諸院宇亦若修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雪溜蘚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峰照擢見雨瀑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巖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至曉猶不能與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巖宮後石巖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巖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爲展旗峰前爲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

意上岱祠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雨大作
覓舊路暫歸蘭若明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游從元
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飭有野致山巒平衍田疇鱗
折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滙衆流界道石橋壯
麗即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繞宮右兩岸道院櫛
比時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
文皇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于此
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霽走
九龍不及入沿途多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
架陌飯後着笠子登輿一老道人睨予而笑訊之則

曰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曦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曳爲險山路頗多怪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然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渡澗爭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源澗水滙集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滙爲溪其地坦迤無所遮越游人不惟聞其聲多飡其色此地兩山中餽一漊路深榛菁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面夼流如草中蛇如絖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故遊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澗互荅相和荒荒泠泠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陌

二株其徑九曲過榔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碧玉墀下五井各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傳希夷習靜瓊臺峰見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峰下日月池中龍也即此池矣飯于道人舍見南岩騰綠鷲紅大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已命一小黄冠爲導至自然庵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窮多支以木于石竇得洞即長生巖也有道人辟穀已十九年貌甚腴分予以麥製蒼术數餅甚甘訊之不言日已暮遂還宫中按此地自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有五龍見于此建五龍祠

逮至元始修飭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
知陳希夷于此修道不知殿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
明生田簑衣之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
開窻了了見南岩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
虚宮周遭類一大縣其中虬柱龍梁雲欂藻井砌以
文石覆以碧瓦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
之亭真官選客之宇皆可爲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宇
玄院綺錯棊布幽宮閟室千門萬戶流水周于階砌
泉聲喧于几席姹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人
蔽日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俙似之若夫山褁用間

泉周膝外花裏有耕耨之客雲中聞鳴犬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矣息于望仙宮目不暇覽情不周翫遂策杖而出詢之老道人云此即異時武當縣也出宮後返玉真入涉其槩歩至松杉間與遊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已有粉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為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為腹過雲入漢其杉檜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為臆砂翠斑斕以覩山骨為最親從天門至天柱為顱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為最遠此其軀幹也左降而得南崖皺烟駁霞以巧幻勝又

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遠林以寬曠勝皆隸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臺依山傍澗以淹潤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雷以滂湃勝又降而得玉虛巖凌虛嵌空以蒼古勝皆隸于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襟佩奓帶類也游侶曰君眞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于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貴竹楊孝廉爽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書太和記後

太和之山無所不有分之爲洞天福地者當不知

其幾今欲一覽而窮其勝此其神情何闗山水夫
欲盡其要眇雖山中黄冠有不及至者要以涉其
梗概太淹或不能留太速又有不愜覺日來游歷
尚有所遺都由山徑不熟故瞶瞶耳今予再至則
知遊矣請以八日爲期朝從迎恩宫發徐行于龍
泉九渡之間日中而止紫霄覽紫霄畢以其餘力
及七星寶珠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紫霄發徐行
于摘星天門之間日中而止太和謁帝覽太和畢
以其餘力及清微朝聖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天
柱發徐行于天門摘星之間日中而止南巖覽南

巘畢以其餘力及燄火不二諸處而勝可窮也朝
從南巘發徐行于仙侶青羊之間日中而止五龍
覽五龍畢以其餘力及自然長生諸處而勝可窮
也朝從五龍發徐行于磨針仁威之間日中而止
玉虛宮覽玉虛宮畢以其餘力及仙衣園堂諸處
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宮發折而右徐行于九渡
淵默之間日中而止玉虛巘覽玉虛巘畢以其餘
力遍爛燭澗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巘發徐
行于中下瓊臺之間日中而止上瓊臺覽上瓊臺
畢以其餘力及外朝峰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上

瓊臺發徐行于太上八仙間日中而止遇真覺遇
真界以其餘力及冲虛元和諸處而勝可窮也竭
此八日之力即不必盡發其隱伏而亦可以無遺
憾矣是故游侶宜少恐其撓也僕從亦宜簡恐其
囂也輿人宜健且輿之飽恐其力盡尼予行也山
資宜多且宜先授以近日山中貧甚猝不能給客
也果餌宜儲恐偶枵也山志宜携恐有遺也皆游
具也又彼所欲得于客者祈禳至一官則姑曲狥
其願而我得以其隙作鎮日遊是又游訣也若夫
久住于此以窮其變態則又在好事者

贈東輿李封公序 代

古之隱君子不得志于時而其沉冥者其志超然出塵垓之外矣而獨必有寄焉然後快恭其中亦有所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倢能勝之而已或以山水或以麯蘖或以著述或以養生皆寄也寄也者物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煖自外生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矣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隱爲真隱元亮之隱也差適矣今讀其詩殷憂內結至于生死遷變之際每每泫然欲涕而姑借酒以降之又安能樂然則自漢

以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一邵子耳邵子洞先天之秘覩化于時一切柴棘如爐照雪如火銷氷故能與造物者為友而游于溫和恬適之鄉彼惟不借力于物而融化于道斯深于隱者也後之繼者其惟白沙先生乎邵子有言學不至樂不可言學白沙之學近于樂矣樂生于覺者也夢中悲歡喜戚無端糾纏忽然一覺而窅莫得其所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處窮處逹無往而不適是之謂樂得其道而自不受物之弊鍛豈待排豁焉白沙葢邵子以後一人也東粤李公少懷物外之志始抱異才嗤取軒裳而竟不

得大伸于時僅就一傳士以老人固以此爲公侘傺而公暢然自若甫得一官而去之閉門偃息泊然無營或曰此貧行長者也或曰隱君子也或曰此古達者也皆非也公蓋學白沙之學者也其于休心忘累之境有所遇焉故終身淪落而無悶殁生無變于色而況人事之倏得倏失者乎則近時之以道隱者公又一人焉而豈若借適于物者流力戰于牢騷不平者哉雖然隱顯跡也非閒道不能隱非閒道又豈能顯而能以道隱者必能以道顯者也特抱道者嗇于用而不及展而稍稍見諸用者又矜于氣而不化假

令堯夫明道輩得伸其用真儒作用必大可觀近代文成一出功施爛焉性地之所發揮槪可知已則白沙與公皆能以道顯諸用而不及顯者也古之君子抱此道者以其真自適而出其餘緒以及天下當吾世而不及試則留以俟後之人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道在天下即吾之精神在于天下又何必身有之今公之喆嗣寘身鏡衡之司旦暮且陶鑄天下學公之學行公之志畢公所未竟之事業公之隱而未及顯者今且津津乎大顯矣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道德丹于生前而榮華集于身後赫赫綸綍下

責泉壤即不足爲公加損而益以見天之久定吾道
之終亨矣此予所以樂爲述也

曹醫序

有可以名于世者必有所自得于巳不自得者浮涉
淺嘗聊以應世之耳目道也文也事也技也一也自
得者能用法能使法爲我用雖離法而自立法慧力
之所變化宜爾初乃驚耳目久而安之神之曹子之
于醫也從折肱而得之乃積精研慮彖合意比以心
稽册以册審心如是者有年然後大放其意之所深
入而馳騁焉世之耳視者以曹子舍法而用意若御

此在虎而不知其爲和鑾拔節之技也嗟呼天下事誰不然凡守格套者事雖敗猶以爲正凡出常調者即事集猶詬之醫國醫病世有二乎哉曹子少爲儒以家難棄去後爲刀筆吏所窘困極曹子心穎慧既不得肆其力于舉業念屈首無伸眉時乃盡閉諸簀一肆力于醫宜其工也夫英雄豪傑有不出于動心忍性而能成天下事者乎曹子勉之矣

壽南華居士序

予少時游武昌與西陵丘長孺大郎潘庚生等結文酒之歡記九月九日大會詞客酒人于洪山方分韻

賦詩忽有客長身修髯騎紅叱撥鳴鞭而過絕影奔
塵忽已不見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已忽還下馬入
酒筵不問主客禮徑就座食啖兼人議論風生諸詞
客少年皆屬目卑下之惟恐不得當答予謂長孺曰
客何爲者也長孺曰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予稍稍
與之語心異之坐是得交于南華且熟習其人大約
倜儻自好雖操奇贏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不侵
然諾與人解紛片言立剖家世溫厚而鄙爲纖嗇愛
念光景自奉養略如楊王孫以其暇飲酒聽歌調馬
釣魚山屐水棹觴月尋花葢自有生以來未嘗一日

作攢眉蒿目事也予自念寠人子終日伊吾志愛豪
華不得少行其胸臆私心向慕之已別去與南華不
復相聞經諸升沉變態幾二十餘年予亦灰心學禪
今年結蘭若于玉泉偶南華小阮夏道甫顧予山齋
乃始訊及南華近事道甫曰叔氏近日心厭世紛歸
依安養三藏靈文不輟于目六字真言不絕于口依
然道人行徑矣予嘆曰有是哉人生在世須如弈棊
要看最後數着若貪世樂而無所歸宿即非佳結局
也然世上山澤之癯耳絕美聲目絕美色口絕美味
彼皆境緣不合而不得不舍喧而入寂耳非真能忘

情者也枝葉暫除而根株自在有如春草隨時輒發又如水之遏逆已久則其瀑流也必甚惟蒙華之子久在世塵而生厭離者其銷除在根株而其力最大一厭永不復生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今南華久處羶薌之地而晚年乃能厭去且身體康強萊妻白首相莊兒孫羅列書種相繼于人間世之福已極完備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如此結局此皆天生異福不可多得世間大富貴人形雖可觀神多勞瘁爲世累怵不知辨道亦無暇辨道至老桎梏何足欣慕予有此願不意南華之先我也今南華六十矣前此

享世間濃冶之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僧帽之顧阿暎有少分别否也道甫曰叔氏今年六十期在二月之二十日將往稱壽乞居士一言予曰予所與君言者足矣即次其語以祝

壽桃源張母序

士之屈首受書願食國家之祿者雖爲行道槪以逮親爲榮幸而得逮則升斗勝鍾鬴焉故古人云累茵列鼎不如鷄豚逮親存也顧自漢唐宋之時有薦舉有辟召經明行修者不見用于朝不獲巳齋清油幕下一士猶然以祿爲養故古之祿逮親也易近日仕

進之路甚狹刀筆不屑爲科第多徼天幸其廩于上
庠者積日累月或至華顛乃得一班一級其爲親者
必上壽乃得沾一日之養故今之祿逮親也難雖然
士有高才遂養不早致青雲而次且膠序之間最後
乃沾一命其得于天者誠啻若不能不感嘆于遭逢
然吾觀世之身都將相者其得意在豐隆顯赫之中
而其所大不得意者或在家庭骨肉之際甚至有望
玉關而不得入懷平泉花鳥而數十年不歸者況望
舞衣弄雛之樂乎夫終身枯槁田間蒿牀蓬戶以葵
蔬養而不足於甘毳人子憾焉已爲貴遊或不值親

存卽親存矣又苦心邇而跡遐不得目睹之而手爲之以致其無已之戀歎此亦孝子所爲疚也若桃源懐白張先生之于太孺人其所遇獨奇人有云先生少有異才隱德可唾取青紫而竟蹇落晩以明經司校平平耳何奇之有予曰昔仲由以不拜官而仕爲樂所晏容不欲過六百石何則誠不欲豐于遇而儉于志也先生下帷窮經其爲博士弟子員不知幾春秋而太孺人健飯無恙也待次于膠庠久之藉于朝而太孺人健飯無恙也初分校穉歸繼司校敝邑而太孺人健飯無恙也且夫遊必有方爲隱者言也一

入仕途則靡鹽之王事可畏之簡書交迫而不得自遂乃先生官屛陵去桃源不數百里以板輿迓太孺人於學舍太孺人年八十餘徤若仙視數百里如里閈以爲隱也耶則先生冠進賢冠繫博士之篆落落纍纍而稱觴於太孺人之前取上方之祿以供滫瀡不同山澤之癯憔悴陸沉者之所爲以爲仕耶則無會稽簿書之勞以鞅掌其神明去家不累含得以迓老親于學宮承顏順志以效一日之歡其處乎仕非仕隱非隱之間無妨于公家而得以自遂其隱衷此固王侯將相所深願而不可得者茲非慈祥善事也

耶昔桃花源上世傳爲神仙之宅獨蘇子瞻以爲未
有仙而啓鸞刀者蓋亦隱人也吾安知所謂隱人者
非即抱德含和巳至期頤而神明愈健如太孺人其
人者耶吾又知于于睢睢老親之前者非即貞淳慈
祥内無機心而外無機事如懷白先生父子兄弟其
人者耶即以爲例皆農也又安知非小仕而大隱始
仕而終隱遺榮逃名而不以仕進顯者耶故吾謂南
陽劉子驥輩亦可以息心問津矣此豈非仙源中人
也而他求也哉太孺人閫德母儀所以致人間之福
祉者不具書獨次先生所以得自伸于太孺人者以

祝以見逮親之祿如此之榮也

唐醫序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即與予入都取道洗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爲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

扇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偶禪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鏑箭如叫鵰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全留唐生代飲畫閣朱欄綠窗繡榻帳幔皆絲錦香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爲除冠服幘巳敲內着木綿大布襦行膝如栩小鬟皆匿咲唐生亦自咲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闌入君樵夫之遇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

聞予言皆大咲每酒酣輒以詭唐生唐生亦甚自得
予後遂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
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
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
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
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爲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
年辛亥再入村舟泊輞淵斷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鬵
鱗鱗見一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
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
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急唾

其向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予前年至此聞兩叔言公旅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咲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爲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二紙雨溜烟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决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胷中洒然無一

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公瘦骨稜稜圓目銳啄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華堂公明歲必來當為公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為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弁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詼咲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壽大姊五十序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為姊姊兄伯修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即世伯修差長姊

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喻家庄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岡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于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携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岡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育于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柮呼四人夜坐伯修喜譚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予皆膽薄燈火明

滅風吹紙窗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修拊掌大咲為樂如此以為常以故姊于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説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皆小説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即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聲一一遵女戒獨好文膽記夙悟大人每見而嘆曰惜哉不為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礽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以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為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衿子輩戴珠珮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

爲啞聾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寛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鬻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詘或從後扉益之太矜喜置田畔之田羸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簪珥無難色後園課臧獲種松數千株者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姹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纎芥鬭訟事夫矜創家出對客則胡盧大咲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髻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咲自侞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

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戲不肯鬻妾又畏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嗜之學與其收朱藍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益其贄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伯脩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昵言深與脫歲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殞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畧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嘆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子而

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二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即謀置侍妾棄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尚孩跡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子孫色養歲時伏臘兒女團圞取酒脯臭鯉爲歡咲姊閫閾道者亦欣然享四間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

人何憂門戶弟近有志棲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觀姊于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修香光之業天乎其或以慳于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歌咲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欷歔而進一乜耶

四牡歌序

學古詩者以離而合爲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非慧眼不能見非慧心不能寫直以膚色皮毛而已以之悅俗眼可也近世學古人詩離而能合者幾人耳而

世友以不似古及唐爲恨昔人疑徐吏部不学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解之者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耳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髓所以不似也故曰恒似是形時似是神世眼以貌求宜嗤其不似古也元定詩初學漢魏六朝字摘句比真之選中幾于亂真屢變而精光始出信筆揮灑乃見詞人之致予謂天生才不盡人亦各有所長元定之才諸體皆入其藩而五言古尤爲勝場如飲酒詩二十首天趣横生離陶而能合陶庶幾得其筋骨心髓者也唐人概多五言至七言律體諸

家不多作令人動爲七言篇章繁蕪殊可厭惡皆欲工而皆拙此政令人之病也用其所長一門深入不足以番世乎吾與元定交最暱相知最深元定之生也實有所自來至今不昧夫以阮籍陶潛之達而于生死之際無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杜武庫之事業顏真卿之忠義終不能忘情于遷化之際而沉碑刻石不得已寄之于名予皆憐其志而哀其不知解脫之路元定生而守先人素業爲人愷悌溫良美秀而文居官日下帷讀書無異寒士所之營綜極有方畧見用世之才此非秉願力而來者歟今與予相聚

察其意泠泠有塵外之想而時時作涮刀切泥之嘆故知元定術願定不止于作文章功名之士而已予于此一竅稍有所入雖道未勝習而仰青天見白日實不爲遠彼此各老大矣後當挫鋭息機相與究竟此事可也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即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菌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闇然而無色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焉

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
而秦之趣尤深吾覩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
披肝膽莊語諧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
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不獨高才奇氣爲子
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淡泊自守耳貧不厭眞
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塵坌氣眞有過人之才而
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即者
以故中郎于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
似中郎蕊栄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于秦
太虛中郎亦以爲然孝若年尚壯精于舉子業獨不

肯數入場屋曰蓬首垢面項帶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丈夫所爲以故至門墻徬彳亍不入者屢屢最後爲廣文自謂嘗與一臠非欲克腸能具八口饘粥即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得意已買得一舟自携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茹間孝若少涉宦途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

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若維若頎

外有獲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過抑不得出而僅僅矜其穀率以爲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真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含套而趨于俚矣僕束髮即知學詩即不喜爲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朴鄙處未免遠離于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深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盎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

悉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皆過矣近侄子祈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胸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質余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淸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爲詩妍妙春融不瑕年甚少卽未窮其變化已自具唐人丰骨山中淸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合而離離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

傳盛唐之神則善矣

淡成集敘

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嘆言外之旨蔼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太盡故也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始漸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頎而不及王維李頎者亦以發洩大盡故也舉業文字在成弘間猶有含蓄有蘊藉至于今

而才子慧人蜚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衆而披敷時也勢也惟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楚人之文發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攄胸臆處奇奇怪怪幾與瀟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囁囁嚅嚅如三日新婦為也不為中行則為狂狷效顰學步是為鄉愿耳李宗史氏楚之名士也椽楚名士之文裒為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漢

而頗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以爲揀擇太過迫脅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囷傾囊之爲快也本無言外之意而又不能達意中之言又何貴于言楚人之文不能爲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爲文中之鄉愿以真人而爲真文覩于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風矣

花雪賦引

予兒中郎操觚即不喜學近代人詩由淺易而沉深每歲輒一變往年自秦中主試歸語予曰我近日始知作詩如前所作禪家謂之語忌十成不足貴也故今華嵩遊諸詩深厚蘊藉有一唱三嘆之趣蓋其進

如川之方至而不幸逝矣今世之所愛與世之所訾者皆少年未定詩也然予謬謂明與如中郎詩始妙有唐人風趣若近代名人尚未得名詩况唐詩乎予與中郎意見相同而未免修飾以避世訾豈獨才力不如膽亦不如也友人竟陵鍾伯敬意與予合其爲詩清綺邃逸每推中郎人多竊訾之自伯敬之好尚出而推中郎者愈衆湘中周伯孔意又與伯敬及予合伯孔與伯敬爲同調皆有絕人之才出塵之韻故其胷中無一酬應俗語予三人誓相與宗中郎之所長而去其短意詩道其張于楚乎伯孔年甚少才甚

奇出其才力上擬騷賦皆力追古人近以花雪賦示

予秀潤淹雅絕不作欹駱駝態予少時亦喜作賦然

每成輒慙恧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遊兩京

意欲追乎子太冲之後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

復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心力已耗懶親筆硯又

家中無書難以搜尋故實此願終歸荒廢眼中如伯

孔才氣實優爲之今以本朝第一關典付之伯孔伯

孔其努力成之無徒嘲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儒者言孝詳矣孔子孝經作而卿雲現動天地感鬼

神莫大于是三教門庭異耳其重孝等也孝之道書
云居日中爲僊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弟王斗中
真人曾至黃公家云吾將下行忠孝之經郎許丞遜
也獨釋氏出家人疑其逃戚屬而歷影空谷作此解
者未深讀貝葉耳授戒者不聽長子不聽父母不許
可者豈以强世故經云大孝釋迦文累刼報親恩積
因成正覺予欲採貝葉中言孝者輯爲釋氏孝經未
暇也三和真公以母老構養母堂于寺奉侍之外朝
夕薰以佛法母以天年吉祥終人聞而大賢之多爲
詩歌讚歎盛美而其徒寂子採而集之以傳于世一

以鮮儒者爲釋氏不養親之疑一以爲釋門養親者之式俾有老親無人贍奉者皆得如真公故事且叢林中擇木涅槃諸額具有定制人無敢輕爲增竄而養親一堂不妨以意起予故特書之俾千載而下精舍中有養親堂者知自三和真公始也